



孟津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孟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孟

文 史 资 料

第十五辑

2002年11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孟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孟津文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孟津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河 南 省 孟 津 县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25 千字

印数：1500 册

豫内资通字[97]082 号 工本价：8.00 元

编校人员名单

主编 谢光林

副主编 许焕甲 朱书宗

编辑 朱学宽 赵和甫 杜万太

韩仲民 韩志久 张士恒

张善良 栾祖泽 郭校

张正轩

校对 朱学宽 郭校 谢光林

栾祖泽 赵和甫 杜万太

朱书宗

政协孟津县第五届委员会

主 席 名 单

主席 王建增

副主席 兰长森 吕连升

政协孟津县第五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 谢光林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守仁 李根柱 张正轩

张善良 黄俊安 谢铁军

特邀委员 朱学宽 郭校 赵和甫
杜万太 张士恒 栾祖泽
韩志久

孟津文史资料

目录

往事回忆

- 《孟津县志》纂修琐忆 张士恒(1)
孟津修志论评 张士恒(10)
身患绝症志不移 卧床执笔留丹心
——忆崔化育同志 李志勇(20)
孟津县首次姓氏普查 黄麦旺 韩仲民(22)
忆旧时的“童养媳” 杜万太(25)
忆旧时的一夫多妻制 杜万太(33)
参加抗美援朝的一段回忆 乔延生(41)
对“大串联”的一些回忆 黄俊安(52)
记二十世纪的三次特大灾荒 韩志久(56)
忆红桥村的三次驻军 韩志久(61)
平乐局子捕虎被噬事件始末 陆衣波(64)
孟津县第一所女校 陆衣波(66)
孟津境内的两个“万人坑” 韩自久(67)
忆保障村许麟阁舍茶坊 乔延生(69)
江西土改琐忆 张炎君(71)

人物春秋

- 孤胆英雄商锦绅 张银柱(75)
豫剧名家翟爱云 王维民 李志勇(81)
我所认识的赵莱静 黄俊安(84)

目 录

兴学办教 惠及后人

- 记张玉润创建遊王完小学校 陈中科(87)
舍家弃财济贫的王兆贵 乔延生(91)
“梨园春”里姊妹花 张正轩(94)

农 林 水 产

- 有关红薯生产方面的两点回忆 赵和甫(97)
我县选桂花为县花的经过 牛忠厚(101)
马屯村兴办水利简述 李林兴(103)
我县目前的水资源概况 牛忠厚(105)
解放以来我县大家畜的发展 赵和甫 吕有顺(107)
我县发展奶山羊兴衰始末 赵和甫 吕有顺(110)
我县一九五七年开展的保畜爱畜增畜运动 赵全欣(114)

集 材 教 宣

- 文革前的孟津第一完中 栾祖泽(118)
坚持三十八年的张庄小学红领巾邮递队 王振武 乔德位(123)

文 化 艺 术

- 孟津有线电视发展史 李凯斌(126)
孟津县电视台筹建经过 李凯斌(129)
驰名全国的孔氏杂技团 张正轩(131)
孟津村戏忆谈 杜万太(134)
石鲁阎正忘年交 郑直义(140)
孟津与洛阳黄河奇石 张正轩(150)

目 录

针灸名医郭中和

- 针灸名医郭中和 黄俊安(154)
德艺双馨 泽被乡梓
——名医石万庆二三事 陈中科(159)
名医兄弟卢济生卢魁章 王振武(163)
名医刘子安先生 朱志善(165)

东良村史略

- 东良村史略 栾祖泽(167)
日进斗金话横水 杜万太(177)
甲第连云话卫坡 郭校(189)

千里缉凶

- 孟津“95·7·7”杀人逃犯抓捕记 杨新社 谢文灵(192)
左轮手枪
——孟津警方侦破“9·6”持枪抢劫案纪实 杨新社(196)
依据现场 智斗犯罪 卫华回忆整理(203)
血的惨案 卫华搜集整理(209)

大物新篇

- 北邙东汉皇陵概论 张士恒(214)
尹洙祖籍觅踪 张士恒(224)
谷城考辨 张彦修(229)
说孟津旧景 韩志久(233)

目 录

- 话说横水的三座古石桥 赵应南(235)
总统墨花落孟津 郭校(237)

史文钩沉

- 沉璧指瑕 郭校(239)
高祐与许鼎臣书 赵君平供稿与注解(245)
玉甫朱老夫子讳振清德教碑 朱志善供稿(249)
张玉润的《史学纪传编年表》 张善良(251)

史料辑录

- 明御史李天宠及其家族史料存真 韩仲民 黄树林辑(258)
明刑部尚书乔允升家传 韩仲民 黄树林辑(261)
清兵部尚书李际期及其家族史料存真 ... 韩仲民 黄树林辑(263)

风土与俗

- 漫谈我县古今习俗沿革 奕祖泽(270)

村名考征

- 孟津古代有三个村名叫“上店” 张善良(277)
上屯村的由来 朱志善 辛万昭(279)

俗白

- 德语专家苏惠民 苏水旺(83)
马粪滩的黄河奇石 苏水旺(86)
郭德良的玩虎绝技 苏水旺(117)
孟津红枪会围攻洛阳城 胡希孝(125)
冯玉祥所部北伐军占领孟津 胡希孝(63)

《孟津县志》纂修琐忆

张生恒

八年修志，留下几多欢乐，几多苦涩，似初恋，珍藏心底。赋闲以后，却常在脑屏映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忘却不了，挥之不去。近日，受“闲人于闲境，说闲话，抒闲情”，几句哲言启迪，为驱寂寞，将我主持纂修《孟津县志》亲历的一些往事，缀辑成文，聊作对这段“闲赋”的一次实践。

一个小“阳谋”拐来周主编

纂修志书，需要主编，是情理中事。可是在当年，却难住了时任县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县委副书记、政府副县长）的刘希文同志和县志总编室的领导们。当时，征集文史资料的公告已经发布，唯独缺少一位合格的主编。不是孟津少人才，而是学问、史识、阅历、声望同集于一身的通才，着实难觅。几经商议，选上了周璋先生。他 58 岁，河大文史系毕业，民盟成员，中学高级教师，省人大代表，县人大常委，有近 40 年的初、高级中学教龄，堪称合适人选。但唯一难办的，是他身任教育局教研室主任，教育局领导已经拒绝借调，十分棘手。正处“山穷水复疑无路”之时，忽闻省里即将召开人代大会。这一及时的讯息，真不啻为从天降下来个“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经过简短思索，立马去见刘希文书记，如此这般的道出了我设计的一个小“阴谋”，他听后，哈哈大笑着说：“好，就这么办！不过这不算阴谋，是光天化日下的阳谋，为修孟津县志而谋，先造成既成事实，逼教

育局忍痛割爱。”原来刘书记也是省人民代表，其时，省里也将举办县志主编培训班，开学时间早于省人代会闭幕时间一天。我们约定：刘书记于省人代会议后期，不声不响的去培训班，替周璋报到交学费，待人代会结束后，就送他去参加学习。就这样没费吹灰之力，也没再向教育局领导饶舌，培训班结业后，周璋先生就到县志总编室上任了。

一个小“政协”同纂新方志

县志总编室人员的组成，是从多个部门调配和借调来的，占少数。大部分则是聘请来的退休教师和社会人士。这就决定了其构成的多样性，其政治状况，社会经历，尤其如此。当房舍选定，人马齐备，开业上班后，大家在闲侃中，竟然侃出个奇中有巧，巧中有奇的传奇故事——小政协。不是吗？请看：论党派，有共产党员和中共地下党洛阳中心县委书记，有共青团员，有民革成员，有民盟成员。论出身，有曾任解放军某部团参谋长者，有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者，有干过旧军队少校军官者，有当过旧县政府科长者，有教育工作者，有文化工作者，还有种田的农民。论年龄，可以说是青年、而立、不惑、知天命、花甲、古稀各个年龄段俱全。这样复杂的成分所组成的仅 10 几个人的工作班子，还不像个小政协吗，但是大家亲如一家，各司其职，相互关爱，切磋业务，互补长短，从未发生过文人相轻，老少嫌忌的现象，大伙只有一个共同目标——努力纂修一部好县志。

一个小“老汉”隔海索志书

纂修县志进入实施阶段后，让我头痛的一件事，就是缺少一部旧《孟津县志》，它足足困扰了我快一年，使人夜不能寐。我曾跑过市图书馆、市文物队图书室，市志办资料室，也走访过不少老同志，但却无果而返。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县政协常委卞西

九老人说，台湾的孟津同乡会保存有清代县志。这一丝亮光，给了我一个大希望。我立即请他给其台湾好友周来范写封信问问，卞老爽快地答应了。大约过了半年，一天晚饭后，他找到我家里，还未落座就说：“台湾回信了。”我当即放下给他倒茶的水壶，两眼直直地盯着他。老人见我着急的神态乐了，笑呵呵地说：“已经给周来范写了回信，不久县志就能寄回来，放心吧！”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这才又重新让坐、倒茶、闲聊……。又过了三、四个月，到了1985年春，卞老来县参加政协会议，专程到我家去，双脚刚踏进门槛，就将一个小包裹放到桌上，说：“书到了。”我立刻放下碗筷，揭开封包裹的透明胶纸，一看，哇！不是一本，而是两部：一部清康熙、嘉庆《孟津县志》、一部清乾隆《洛阳县志》。据卞老说，这次隔海寄书，由于海峡两岸不通邮，可难坏了周先生，奔波数日，才找到一位由台湾直航香港的海员朋友，将包裹带到香港，再经香港邮寄大陆的孟津县。这样在途中折腾了一个多月，终于梦想成真。原来，这两部志书，是旅台孟津籍人因思乡缘故，特地于1975年筹资从美国国会图书馆，用微粒拍照技术拍照制版重印的。

需要补叙的是，在新《孟津县志》成书时，因为周来范先生是台湾国大代表、社会名人，顾及在政治上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仅以“旅居台湾的耆老乡贤”一语致谢，未能公开写出他的姓名。现在周、卞二位先生都已驾鹤仙去，只能在此补纠前失，并告慰二公：新《孟津县志》已经成书发行，家乡人民由衷的感谢你们对故乡修志事业的关爱和支持。

一个小“故事” 劫难见真心

3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让部分已经疯狂了的人们，将一堆堆所谓“破四旧”的成果，付之一炬的紧要时刻，浓烟与烈焰炙烤着多少有良知者的身心。会盟镇小寨村一位姓王

的民办教师，突然在火堆上看到一摞已经变成暗黄色的草纸，扉页上《孟津县志初稿》六个铜钱般的正楷字跳入眼帘，他心头一震，便不假思索地伸手从火焰中捡了出来。翻看几页，瞬间又犯起难来，觉得烧了可惜，留下招祸，再投入火堆吧，又于心不忍。这时，在一片吵杂声中，听到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正在大声呵斥着什么，他灵机一动，立即走过去说：“这摞废纸软绵绵的，咱村宣传队演出结束后，下妆擦脸可是好东西。”那个小头目连头也未抬，就说：“那你就收拾起来，啰嗦个啥哩。”他嗯了一声，便揣在怀里，悄无声息地回家去了。时光流逝，1983年，当他看到“关于征集历史文献资料的通告”后，便将自己从火堆中抢救出来的两册史料，捐赠给县志总编辑室，这同后来会盟镇朱家沟村朱景白老师献出的二册合起来，恰好是民国二十年（1931）由许鼎臣等先生纂修成稿后、被郭桂芬丢失的《孟津县志初稿》中的《大事记》部分。真是天道有情，经几代人寻觅了整整50年，未获踪迹的珍贵资料，竟突然间汇聚眼前，虽然不是完整的县志初稿，却是县志首编大事记的全部。大事记稿共4册，134页，27000余字，从伏羲“龙马负图出于河”，和大禹“导河东至于孟津”等上古传说时代开章后，自公元前11世纪初，周武王“东观兵于孟津”，迄公元1930年，约2800余年间发生于原孟津县境内的新事大事。

一个小“策略” 巧发动员令

修志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一些重要的口碑资料面临失去的险境。同时，又是一件并非所有人都能立刻认识其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业。这就出现了矛盾，其焦点集中在各级领导层。因此，加强宣传，使各级领导达成共识，树立修志的自觉性，就成了修志初期首当其冲的难事。从何切入，怎样发动，无成例可循。再三寻思，还是老办法：开会。1983年夏，县志编委会决定，在

政府三楼大会议室召开动员会；由编委主任刘希文同志动员，主编周璋先生上大课。可万没有料到，已经将近上午 10 点钟时，到会者尚不及半，总编室的几个负责人面面相观，着急焦心，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忽听“啪”的一声响，只见刘希文书记双眉紧锁，斩钉截铁的说：“下午再开！”就拂袖而去。我们总编室的几个人，呆望着到会者，一个个低垂着头，默默离开会场……下午，刘书记领着我们提前进入会议室，准备例行的报到登记，不料我们竟成了迟到者，已有 20 多位委局领导入座静候了。更让我们吃惊的是，约 13 点 50 分时，会议室基本坐满，应到者一个不少。

后来，我询问了几位老局长，才算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刘书记离会场后，就到一楼部分委局的办公室，叫来未到会的领导，开口直入主题，说：“你拿张稿纸来，写上我不开会，不修志，盖上公章，签上你的姓名，交给我，等县志修成后，我就将你的这张字据印入孟津县志。”

一个小“创举” 掀起修志潮

“十年磨一志”，是历代成说。而编纂一部新志书，需要多久，尚无定规。据南方试点经验，大体上也是十年，洛阳市在新安县试点，大约用了八年。十年也罢，八年也好，其决定关键是前 4 年各单位的专业志稿完成的时间和质量。新《孟津县志》采用众手成志的纂修方法，整个志书内涵，由县志总编室与各部委局、乡镇分别承担，统一规划，定期完成。自 1983 年部署以后，到 1984 年春夏之交，各修志单位尚处在选调人员，筹建班子，确定办公地址的三有阶段。县直单位存在的共性问题是缺少编辑。这个问题成了横在眼前的“拦路虎”。一次在同税务局长周呈祥同志闲聊中，他提出让我帮助找一位有文史知识，又有些社会阅历的人担任税务志编辑，局里再选调二位熟悉业务的老同志

协助，每月给 60 元工资。他的这个奇招启发了我，我迅速找来了张如玉先生。他年过七旬，担任过县文化馆长，善长书画，是位理想人选。他受聘于税局仅半年，就写出税务志草稿，一年后修改誊清，图文并茂。这个办法的推广，大大加快了修志进程，至 1986 年底，县直单位和各乡镇就分别完成 20——30 万字的专业志稿 65 部。其中于 1985 年，第一批纂修成稿的有税务局、文化局、水利局、农牧局、卫生局、财政局、计委、农行、宣传部、统战部。聘请来的张如玉、卫培民、耿竹生、臧明甫、臧俊青、朱景白、赵尊党、蒋庆西等 8 位老同志，自 1983—1986 年间，先后分别受聘于 24 个单位，撰写志稿 25 部，约 170 万字。张如玉先生一人就写了 9 个部门志。这个办法，曾在洛阳市志办召开的表彰会上，被誉为创举。

一个小“困难” 忙煞县志办

1989 年元月，县志评稿会议以后，县志总编辑室的全体人员正沉浸在欢乐的兴奋之中，突然冒出个“志名题签”问题。这给欢乐的气氛浇了盆凉水。因为志名题签关系着读志者的第一直觉印象，意义甚大。历史惯例，多是邀请上宪或名人书写，我们不想囿于古制，将着眼点放在了“凸现地方特色”六个字上，获得了领导的称许。但请谁题签，又成了一大难事。经反复议论，一致同意用王铎的字。第一，其书法字体享誉国内外；第二，他是孟津人，符合既定标准，但他却是 300 多年前的一个死人。怎么办，周璋主编提出从王铎的书帖中，优选出“孟津县志”四个字。这一下可热闹了，我从文化馆借来了全套《拟山园帖》，从文管会拿来了《琅华馆帖》、《龟龙馆帖》和《孟津砖城记》碑文拓片。凡在孟津能找到的王铎遗墨遗帖全寻觅到了，还专门确定崔化育等二位同志负责初选。几经反复，从拟山园帖内选中“津、志”二字，在琅华馆帖内选中“孟”字，在孟津砖城记拓

片内选中“县”字。又经过多次摆放拼拟，在字迹大小，书体韵致，基本像一笔挥就的横写题签后，才算事毕心定。

一个小“讯息” 累苦郭主任

1989年夏初，正当我们根据县志评稿会上领导和专家们提出的2000多条建议，经采择归类，对有关编章进行了修改完善，打印装订完毕准备上报洛阳市政府审批之际，忽接市志办公室通知：县志稿报送市府审批前，必须先经县志编委主任提出初审意见，并盖章签名后，方能上报。通知来的匆促，执行不易。因为：一是距原计划年底出书的时间已经不多。二是阅读90万字的志稿，并逐编章提出供上级参考的意见，即便是方志专家，也须相当时日。经编委领导商量，这个任务交由编委副主任兼总编室主任郭冠保同志完成。郭冠保同志军人出身，具有勇于负责，雷厉风行的优良作风，他根据日常对编纂工作的了解，结合评稿会上专家们的见解，认真通览志稿，然后又一编一章细读三遍，终于写出了一份6000余字的章分目析的初审意见，仅用了三周时间，其毅力、其效率，令人叹服。大约又过了一个月，市政府正式下达了准予付印的红头文件。至此，八年修志，才算获得了阶段性成果，下一步就该转入印刷校讎的新战役了。

一个小“愿望” 县长访省长

在志稿报市政府待批的间隙里，我突发奇想：为给《孟津县志》的质量争取更多的保险系数，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邵文杰、省地方志协会会长李之放两位领导亲自过目一次。实现这个愿望谈何容易，但不达目的又不甘心。经过反复思考，我觉得在县四大班子领导人中，韩大兴同志出面送稿最为合适。因为他的职务与邵文杰主任上下对应，邵曾任河南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省志编委会主任；韩曾任孟津县长，现任县人